

1612
无锡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无锡文史资料

第13辑

第十三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 一、冯玉祥将军在抗战爆发前后的二、三事 范学增遗著 (1)
- 二、关于“四·一二”后无锡妇协的情况 吴寿钦整理 (6)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无锡先天道大暴动 诸大觉 王 鹰 (10)
- 四、无锡解放初期税收工作的回顾 曾寿松 刘守戎 (21)
- 五、无锡缫丝工业发展简史 钱耀兴 (30)
- 六、解放前的无锡交通运输业 周祥发 (44)
- 七、日伪时期无锡的粉麦统制会 李志霖 (53)
- 八、百年老店仁号茶食店 无锡市糖业烟酒公司行业志编写小组 (57)
- 九、我的从艺生涯 汪韻芝口述 (66)
- 十、无锡最早创办的小学之一——三等学堂 陈宝善遗著 (83)
- 十一、我在《工人生活》报社工作的回忆 方玉书 (91)
- 十二、生命不息 创作不休——记画家钱松嵒先生
- 二、三事 吴荣康 (98)

- 十三、许珏史料 孙伯亮 (102)
- 十四、我经营“萃香”号灯船(画舫)的回忆
..... 杨荣林口述 (105)
- 十五、吴子敬独资建造“吴桥”的经过 赵天一 (113)
- 十六、昔日的清风茶墅——旧社会无锡士绅的“俱乐部” 李惕平遗著 (116)
- 十七、来函摘登 (129)

冯玉祥将军在抗战爆发前后的二、三事

范学增遗著

冯玉祥将军自一九三〇年五月与阎锡山联合讨蒋，到十月时失败，即退居山西晋城等处。以后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又迁往山东泰山。一九三五年，经蒋介石一再敦请，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曾于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开办西北陆军干部学校。该校学生在冯、阎讨蒋失败后，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这时，大家就到南京见冯，冯在芦席营租赁住宅一所，作为招待处，招待去南京看他的学生食宿。冯玉祥将军还给他们书籍、零用，让他们看书、学习。当时我在无锡家中闲居，有同学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即到南京见冯，住入芦席营招待处。

一

按南京军政部对投考陆军大学的规定，全国一些军事学校学生可以投考，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没有列入。为此，大家向冯玉祥将军报告、询问。不久，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吴佩孚的参谋长，学问好，资格老，是反革命。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生的学问、资历都不行，没有资格投考陆军大学，但他们是革命的，他们打过多少次仗，受尽艰难困苦，到现在没有工作，饭也吃不上，都来找我冯玉祥，我冯玉祥

有什么办法？这次会议以后，军政部就通令全国各部队，准许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生投考陆军大学。军事委员会还把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在南京没有工作的学生五十余人发表为军事委员会附员，每人每月津贴五十元，并在南京汤山炮兵学校内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生特别开设一个班级，让大家进炮兵学校学习。学生们每逢星期、节日进城时，先要去看一看冯玉祥。冯对这班学生，极为亲热。并常说：“我冯玉祥很对不起你们。”

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西安，即所谓“双十二事变”。在炮兵学校上学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生互相传告，私自议论，一致认为，蒋介石回不来了。对大局问题，主张要沉默。决定让孟昭俊、范学增、宋光烈、赵鼎钧等几个常去看望冯的学生于星期六晚上进城到冯住处听消息。见面后，孟昭俊问：“蒋介石还能回来吗？中央作何处置？”冯说：“张学良、杨虎城决不能轻率从事，中央对这问题，有的主张打（指何应钦），有的主张调解（指孔祥熙、宋子文），尚在研究中，以后看吧。”第二天星期日，大家到在南京工作的同学家中叙谈。我到余德兴同学家中（余是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骑兵团同学，在军政部工作），据说，驻在西安一带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在各级师长、旅长、团长、营连长等的房间里，床铺上、枕头下，甚至挂在房间里的衣服口袋里都有共产党的传单。张、杨部队里的各级将校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表同情。大家回校后，三三两两的交谈，认为何应钦主张

打，是想牺牲蒋介石，取而代之。但又不知先生（指冯玉祥）作何打算。过了几天，冯玉祥将军派陈某到炮兵学校来，暗中对他们说，这几天南京情形非常混乱，先生顾虑何应钦对他有不利举动，先生要大家背手枪，当随从，叫大家有一个准备。但几天里没有动静。以后就听到，调解有眉目，蒋介石将回京。我和孟昭俊等四、五人去看冯玉祥，冯一见我们，同我们握手时就说，张学良处理得不伦不类。我们坐了十多分钟就告辞。蒋介石回京后，我又听到冯玉祥说，听说释放蒋介石回京是共产党的主张，杀掉一个蒋介石于大局没有什么好处，只能引起内乱，放蒋回京，有利于抗日，蒋介石在西安已表示愿意抗日了。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我也是赞成把他释放回来的。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开始后，接着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以鹿钟麟为参谋长，进驻无锡，指挥淞沪方面的作战。冯玉祥调我为司令长官部上校参谋，同到无锡。司令长官部驻小箕山。第二天，日寇飞机在小箕山对面山上掷下两个炸弹。冯玉祥因我是无锡人，认为我对无锡情形熟悉（其实我十八岁就离开无锡了），他对我说，据各方报告，无锡的汉奸很多，暗中与日寇有联络，日寇飞机总是在我住的村庄上空盘旋，一定有汉奸通消息，你是本地人，到城郊各处秘密调查汉奸情形，随时给我报告。我奉令以后，回到城里，到处暗地侦查，托至友秘密协助，调查十余天毫无头绪。冯玉祥当时又派他爱人李德全的兄弟李联海，每日坐了小汽车，到各

处找寻荫蔽村庄，以备白天躲避轰炸。李联海是北方人，言语不通，常与农民发生纠纷。冯玉祥找我，要我同李一起去，对农民说明：借用房屋只用一半天，保证不会损坏他们的东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说是冯玉祥去住。我即与李联海一起找寻适当地点，每日找三处，画张地图写明路线、地点等交给冯玉祥，由冯自己选定应用。过了十几天，冯对我说：接到密报，日寇用几百只茅茅船偷渡太湖到小箕山来，要活捉我冯玉祥。他随即发给我小汽油轮船一只，派我到太湖里巡逻、侦察。我船出鼋头渚、过三山，一直到东面湖边一带，巡逻五、六天，并无敌情。有一次下半夜，我随冯到木渎镇，早餐后，约七八点钟，他一面给我一只广东大月饼说：你饿的时候当点心吃；一面又说，你到镇上去看看伤兵医院，给我报告。我调查后向他报告：伤兵医院设备太差，蚊子很多，没有蚊帐，床铺被褥很不清洁，饮食很坏，蔬菜无油，换药护理工作不负责任，伤兵们情绪很不好，骂医院。冯即电蒋，要求改善伤兵待遇。以后听说，每个伤兵，都发到蚊帐一顶，院方并改善了饮食和设备。冯玉祥派我调查伤兵医院之前，已经决定要离开木渎，因为接到报告，日机要轰炸木渎。所以那时给我一个大月饼，让我做点心。冯玉祥在无锡约两个月左右。以后蒋介石又调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仍以鹿钟麟为参谋长，进驻山东德县以北的桑园附近，指挥河北省宋哲元部和山东省韩复榘部，在津浦线北段抗战。

四

冯玉祥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北上抗战，指挥宋哲

元、韩复榘两旧部，表面看来，驾轻就熟，指挥方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实际不然，韩由于过去倒冯投蒋，现在要受冯的指挥，心存畏惧，最怕部下被冯拉走。韩又粗暴成性，对冯的指挥，不服从调遣。冯玉祥北上经过济南时，韩未到车站欢迎。冯玉祥进驻桑园后，没有几天，宋哲元的冯治安部已陆续向南撤退，在日军进迫甚急时，冯玉祥电令韩复榘调派两师兵力，星夜北上增援宋部。韩以兵不在多，贵在协同的含糊之词电复冯玉祥。冯接电后，非常生气，再电韩复榘，晓以大义：值此抗战时期，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吾辈保国立功之时，望勿观望，坐失良机，希速调派两师兵力，即日北上，增援宋部。韩复榘复电：本省防务辽阔，无兵可派。冯阅电后，十分气愤地说：韩复榘不听命令，大家有什么办法！河北全部沦陷后，冯玉祥电蒋辞职。蒋介石即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改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以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张知行为参谋长，进驻大名府，指挥宋部抗战。鹿调我为副司令长官上校情报科长。这时冯玉祥即去武昌。

关于“四·一二”后无锡妇协的情况

吴寿钦整理

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我妹妹张钰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与秦起、严朴回锡后，一起建立了中共无锡县委。

“四·一二”时，我家租房住在沈果巷，父亲刚刚病故，灵柩尚在家中。“四·一二”当天傍晚，许广圻赶来说：外边风声很紧，要我们赶快通知张钰。不多时，只听到火车站附近有枪声。张钰不知在那里，全家忧心如焚。后来，她总算回来了。子夜一时左右，只听得巷内脚步声急促，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抓人。有七名共产党员进巷后，躲在暗处，未被发现，等反动军警走后，那七个人来敲门，家中的包车夫开门让他们进来，他们确是来找张钰的。但家中无处藏身，明天怎么办呢？我母亲说：暂到三楼阁楼上躲避。包车夫很同情共产党，他在二时许到石皮巷的城河一带去跟柴船、粪船上的农民攀谈，农民们表示愿意帮助。这七名共产党员就乘船离开了县城。我母亲和妹妹不久也出走了。

事后，国民党无锡县党部的屠克强多次来找我，一定要我交出张钰和已离去的七位共产党员。我被逼得无法可想。

当时，杨玉英、徐德音、稽良英、孙宝球和张瑾瑜（一名张钰，人称“男张钰”，他和秦起是好友，做过职工运动

工作)等都是我的好友，和我志同道合，她们都来为我出主意。认为索性加入国民党，看县党部怎么办！就这样，我和她们一起加入了国民党。

不久，无锡县妇女协会改组，杨玉英任主任委员，我和徐德音、稽良英等任执行委员。妇协联络了竞志女校，志实女校和县女师(即县女中、今十一中前身)等校的女学生，开展社会工作。我们提出废除娼妓的主张，并办了夜校，还经常到乡下去宣传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农村中的妇女很信任妇协。那些被迫做小老婆的妇女常来要求我们帮助她们解决离婚问题。因此，那些有钱的男人就来说情、送礼了。我们一概不受。乡下的地主们送来的西瓜，堆满了一间屋，妇协工作人员没有吃一只。

我们表面上装得同国民党一样，暗下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国民党以为女人做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也不多来问讯。当时，搞妇女工作实在忙。白天干着自己的职业(都是教书的)，晚上就搞妇女运动。星期日从不休息，总到乡下去宣传。县党部怀疑，我们就推说礼拜天应该到乡下去散散心嘛。

我们办了五所夜校，主要由我和徐德音负责。杨玉英到处发表讲演，特别是“济南惨案”后，她每会必到，而且不用讲稿，即席演说，激昂慷慨，滔滔不绝。

一次，杨玉英带领几十个女会员，把出现在街头的妓女全部赶到妇协进行教育，吃住都在妇协。这样，经费成了问题。国民党对妇协根本不支持，当然一毛不拔。杨玉英亲自去找县长秦效鲁(毓鎏)说理，秦只得答应每月给一百元活动经费。

“济南惨案”后，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抵制、没收日货

运动如火如荼。无锡也成立了反日救国会。某日，妇协得悉火车站的某次列车中有一车皮的日货。杨玉英带领徐德音、稽良英等十多人闯进车站，立在铁轨上，不许列车出站。经搜查，果然装有日货。杨玉英指挥大家，并动员铁路职工，把日货全部卸下运回妇协。

在工、农、商、学、妇和反日救国会等一起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杨玉英提议，现在乞丐很多，娼妓不少，可用拍卖日货的收入创办平民习艺所和女子商店、女子理发店等予以安置。她的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在各方面的支援下（如吴邦周等人），不久、无锡第一家女子商店在仓桥下开张营业了。商店职员和营业员由不愿依赖丈夫、追求自身解放的青年妇女担任。

平民习艺所办在南禅寺内，所长是吴邦周。习艺所收容乞丐和妓女，边学艺技，边学文化。我是习艺所的妇女部负责人，并兼文化教员。

当时，我们经常阅读陈独秀、鲁迅的文章，也读过几篇毛泽东的著作。后来，杨玉英、徐德音和我又见到了瞿秋白，听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我要求他带我们到井冈山去。我当时是为了要离开纨绔的丈夫，他不允许我搞妇女工作，又讨了小老婆，这个家庭，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个人的收入又少，生活较苦。瞿秋白没有同意，他说，在无锡是艰苦的，但井冈山更艰苦，劝我们要坚持战斗岗位，要教育好子女。他还说：共产党一定会回来的。杨玉英很可能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

无锡妇协成立后，妇女运动确实搞起来了。但由于孙宝珠被公婆（杨翰西夫妇）家阻止外出，稽良英又不幸病故，妇协委员只剩杨玉英、徐德音和我三个人了。人手不够，工

作一大堆，到暑假时，我们简直紧张得经常不回家。而在平民习艺所成立后不久，杨玉英也离锡去宁了。无锡地区的妇女运动随之死气沉沉。女子商店遭到地方封建恶势力的打击，只得关门。

后来，我担任无锡妇协整理委员会主任（史良当时是省妇协整理委员会主任，我们认识。）这时，杨玉英在南京结识了一位共产党员（姓名记不清了），是在京汉铁路线上做地下工作的。他们结婚后，就去了北方。

杨玉英丈夫比她早一年牺牲。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杨玉英也在郑州被捕牺牲。她在狱中曾来信说无被子，我们托人送去过。这期间，我一直以假姓名同她保持着联系，直至得到她被害的消息为止。

我妹妹张钰结婚不久，日帝侵占无锡，她和丈夫躲到了许舍，不幸在产中身亡。

我的女儿在抗战初离锡，本要寻找新四军，但无法找到，就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阵亡于徐州。

（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张和口述）

抗日战争时期的无锡先天道大暴动

诸大觉 王 鹰

先天道创建宗旨及组织系统

先天道，又名“佛力保家会”，是披着宗教外衣受日伪驱使的反动道会门。一九四二年在北京创建，其最高头目叫江洪涛（又名江澄清），此人与大东亚佛教会有密切联系，直接受大东亚佛教会理事长光冈法师的指使，并经日本当局正式认可的。无锡先天道大暴动后，先天道华北总会给各报社的一封公开信，对先天道创建宗旨，阐述得十分明确。公开信指出：“江洪涛氏虑世运之日非，惧浩劫之将至，创立先天道会于北京，呈当局及友邦备案，蒙特许可，印行文字，广布宣传，而友邦更表同情，将本会概要等译成日文，呈报东京，不三年已普遍燕、鲁、淮、豫。其意义为人民自救自治，换而言之，即补助政府治安力量之未逮……在平日不费国库一钱一票，必要时可资政府调遣，为国家效忠竭力。”由此可见，先天道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炮制的，其总头领掮出“佛力保家”大旗，愚弄人民；用所谓浩劫将至的邪说瓦解人民斗志，以达到其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目的。无锡先天道在锡、澄、虞一带的行动口号是：先打新四军，后打忠救军，再打东洋人。后两句是欺骗群众的，实际是把矛头对准新四军。但广大先天道徒众，大多数是贫苦百姓，对日本侵

略军有刻骨仇恨。在组织逐渐庞大，上层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形成后期的反迫害、反征粮、反抽丁的自发性、群众性的农民暴动，是日伪始料所不及的。

由于先天道的创建有其政治目的，不同于一般宗教迷信组织，因此有特定的武力部队编制、道旗（即军旗）。

武力部队编制：分班（甲）、标、都、统、总等名称。“总”为最高统治阶层，班（甲）为基层单位。

道旗（即军旗）：三角形，黄色，上绘八卦，中嵌日月，日在月内，月大日小，据说是按刘伯温《推背图》制的。

服制：头系黑巾，身穿黑色密门纽短衫，故又名黑头军（按：当时无锡先天道徒众，仅头裹黑巾，没有特别的服装）。

地方组织系统：省设总会，县设分会，区设支会，乡镇设办事处。

因为先天道披着宗教外衣，所以有其特定供奉的偶像及戒条、咒语、三时功之类封建迷信的东西。所谓咒语、三时功等等，均属荒诞不经的狂言乱语，稍有头脑的人决不会相信，然而当时竟能使成千上万人着魔，实由于广大贫苦农民深受日、伪、兵匪摧残压榨、走投无路，幻想无边佛力拯救众生于苦海，遂被先天道上层分子所利用，令人深为惋惜。

无锡先天道的兴起

无锡先天道是由一个名叫倪子才的安镇人为首搞起来的。倪子才，店员出身，早年参加过同善社（依托于佛教的

封建迷信组织），一九四三年间，遭到游匪部队周×的绑架勒索，心怀怨愤，图谋报复，幻想得神佛助力，自卫保家。他早就风闻北方先天道能以咒语避刀枪，即要求同善社社长徐粹初（宜兴人，先天道华中负责人）介绍入伙。徐即偕倪子才、祝有青等同往山东，拜访先天道济南联络处联络员张智先，经张介绍同去北京拜访总头目江洪涛，要求传授道法，在无锡发展组织，得到江洪涛的同意。江洪涛派点导师边宝仓、联络员梁钟卿，随同倪等前来无锡活动。

倪子才回锡后，即以同善社人马为基础，以倪子裕、范绿宝、周玉书、朱胜明等八大先生（除朱胜明是药店伙计外，其余都是地富分子）为骨干，发展组织，初称佛力保家会，以“佛力保家，刀枪不入”为号召；以上山村为中心，设立总会。以同善社社长徐粹初为会长，因同善社社员遍及城乡，在社会上有相当的潜势力。倪子才自任副会长，是实际负责人。后来徒众日增，乃正式成立先天道华中无锡总分会。总分会下设立分、支会，当时曾成立安镇、羊尖、八士桥、张泾桥等分会，梅村、西仓等支会。总分会办事机构设有秘书、参谋、文书、廉洁、督察、传法、道礼、特务等科，每科设科长一人，北京总会派边宝仓为无锡总分会点导师，张智先为参议，道徒分布各区乡，计七万余人，常熟和锡武、锡澄接壤处约三万余人，总计入道人數十余万人。

先天道称佛力保家会阶段，提出“佛力保家，刀枪不入”的口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当时农村人民生活痛苦万分，敌人征粮纳税抽壮丁，奸淫掳掠，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乡村盗贼蜂起，打家劫舍，绑架勒赎，俗称牵老牛、烧屁股之事，无日不有，此种匪患，初时仅及于地富之家，到

后来生活稍宽裕一些的普通农户也难避免。在苦难中挣扎而又无法解脱，且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农民，本身就存在神佛保佑，解除切身痛苦的愿望，一听先天道有刀枪不入之能，遂纷纷盲目入道。

先天道开始组织时秘密进行，后来人多势众，就公开活动。第一次入道仪式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惠山公园约集二十名道徒秘密举行的。一九四五年春节后，先天道开始在上山村附近各村巷开佛堂，广收徒众，地点不固定，到哪个村巷收徒，即在附近的僧寺、庙宇或房屋宽敞的人家，设临时佛堂，挂起屏幔旗幡，摆设香案，供上伏羲、文王、关公的纸牌位，焚香点烛，入道者纳米一斗，储备券一千或一千五百元为会费。由点导师领新入道者进佛堂三叩首，然后服“圣水”。服“圣水”时，点导师以空壶一只置于屋脊之上，对天念念有词，祷告一番，象魔术师那样拿起空壶轻轻一晃，空壶即盛满清水，名之曰“圣水”，赐入道者服用。声称饮过“圣水”的人，就能刀枪不入。为证实“圣水”灵验与否，接着便当众试法。由点导师持一柄看上去明光闪亮的大刀，令刚刚服过“圣水”的道徒，袒胸露腹，闭上眼睛，站在预先用石灰画好的两个月圆形圈内，点导师口念咒语，然后将大刀在入道者的肚皮上猛砍三刀，绷绷有声，使人毛骨悚然。三刀砍后，如果留下三道白痕，就表示入道者心诚，就可成为刀枪不入的先天道道徒；如果留下血痕或肚皮破裂，表示入道者心不诚，故法不灵。所以试法是极重要又是极惊人的一幕。最后发护身符。所谓护身符，就是用黑布或黑绸做的一块云帕。一旦遇到危险，只要把云帕扎在头上，就能“否极泰来”。群众亲眼见到先天道徒砍三刀不伤，信以为真，广为宣传。信徒越来越多，旬日入道者竟由几百